



汉晋六朝巴蜀诗考述

陆路

摘要:巴蜀地区分为巴地和蜀地,蜀郡和巴郡分别是两地的诗歌创作中心。在汉代巴蜀已出了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士,且民间诗歌已初步娴熟地使用五言体,是中原地区之外另一个对五言诗的成熟有重要贡献的地区。汉晋六朝时期巴蜀地区现可知约有诗歌30余首。对巴蜀诗的考索分析可为巴蜀文学和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

关键词:汉晋六朝;巴蜀;诗歌;文学地理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2.020

收稿日期:2021-0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诗地理考”(19FZWB05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北朝元氏文学家家族研究”(2018BWW02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陆路,男,上海人,文学博士后,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 zhonghe1121@163.com。

巴蜀虽因其地理位置而为汉晋六朝时期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但在该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巴蜀地区亦有各自的特色和贡献,故亦是汉晋六朝诗歌和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世明《巴蜀文学史》系统论述先秦至清代今四川、重庆政区内的文学创作情况^①,于巴蜀地域文学研究有开创之功,但限于体例未能专门全面研究巴蜀诗歌。本文对巴蜀诗歌进行系统考述,以州郡为纲,对诗歌作系地研究,系地研究遵循属地原则,只要作于巴蜀地区的诗歌,就算巴蜀诗。汉晋六朝时期政区有一定变化,西晋居于该时段中间,较汉政区要分得细些,南朝州郡有泛滥之势,故本文在为诗歌系地时,大体以西晋政区为纲,并考虑诗歌创作时的实际政区情况和文化传统^②。同一地的诗歌则按创作时间先后排列,以展现巴蜀地区的诗歌创作情况,也为两个地区的文学和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一些基础。

巴蜀地区大致相当于汉之益州,东至巫山,南达云贵高原,西至邛崃山,北至秦岭。结合《华阳国志》,该区域包括东部的巴、西部的蜀、北部的汉中、南部的南中四大地区,简言之,分为巴蜀两大地区(南中本与蜀郡等同属益州,即蜀地,汉中与巴郡等同属梁州,即巴地),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四川省邛崃山、夹金山一线以东地区,贵州省和云南省大部。西晋时益州又分东部之汉中郡、梓潼郡、巴东郡、巴西郡、巴郡、广汉郡、涪陵郡而置梁州。

一 蜀地诗考

(一) 益州

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大部以及陕西汉中地区等。西晋初分益州东部置梁州,分益州南部置宁州,此后益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四川省邛崃山、夹金山一线以东,沱江以

^①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

^②本文历史地理政区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现行政区据杜秀荣、唐建军《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

西地区,贵州省大部以及云南省东北部,治成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

1.蜀郡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 285)置蜀郡,治成都县,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省中部地区,东北至今广元市,东南至今宜宾市,西北至今阿坝州松潘县,西南至今雅安市石棉县。汉高祖六年(前 201)分蜀郡、巴郡置广汉郡,延光二年(123)分蜀郡西南部置蜀郡属国,汉灵帝时又析西北部今松潘至汶川一带置汶山郡。此后,蜀郡辖境仅有今四川省辖成都市大部(不包括东部之新都区、简阳市、金堂县等)。蜀郡诗歌主要产生在成都一带。

(1)汉代

《白狼王歌》三首。东汉永平中,白狼王唐菽等归顺汉朝,以其民族语作颂汉诗三首,益州刺史朱辅请犍为郡掾田恭将其译成汉语四言诗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①。

无名氏《廉叔度歌》。汉章帝时京兆廉范为蜀郡太守,惠爱百姓,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来时我单衣,去时重五袴。”^②《后汉书·廉范传》录该诗版本稍异,作:“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③

(2)晋代

张载《登成都白菟楼》。张载“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④。陆侃如先生据张载《叙行赋》“岁大荒之孟夏,余将往乎蜀都”,而大荒为巳年,太康惟六年为乙巳,故以为张载太康六年(285)至蜀^⑤,是诗即是年作于成都。

(3)十六国成汉时期

龚壮《百一诗》七首(已佚)。《晋书·李寿载记》云:“及(李寿)即伪位之后,改立宗庙,以父襄为汉始祖庙,特、雄为大成庙,又下书言与期、越别族,凡诸制度,皆有改易。……李演自越寓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以威龚壮、思明等。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胜之也。”^⑥“托言应璩”则龚壮大约是仿应璩作《百一诗》,李寿即位于汉兴元年(338),龚壮诗约作于是年。

(4)南朝梁代

萧撝《和(梁)武陵王(遥望道馆)》。武陵王纪为益州刺史,萧撝随萧纪入蜀,为轻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乱,武陵王纪承制授撝使持节、忠武将军。又迁平北将军、散骑常侍,领益州刺史军防事。纪称尊号于成都,除侍中、中书令,封秦郡王。此间萧撝一直追随萧纪,直至承圣二年(553)西魏陷蜀,萧撝被俘入关^⑦。“(大同三年,537)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扬州刺史武陵王纪为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大同九年,543)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将军、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宝三年(552)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元年”^⑧。则萧撝自大同至大宝间一直在益州追随萧纪。萧纪大宝三年四月称帝至次年七月西魏攻陷益州,此间面临萧绎和西魏的共同攻击,估计无心吟咏,且萧撝既然为武陵王属下,该诗如作于萧纪称帝后诗题当称“帝”,此处仍称“武陵王”,则当作于萧纪称帝前。如此,则该诗约于大同四年至大宝二年间(538—551)作于成都。诗题中“梁”为后人所加。萧纪《遥望道馆》已佚。

萧子暉《应教使君春游》。《梁书·萧子恪传》附子暉传云其“迁安西武陵王咨议,带新繁令”^⑨,则萧子暉为武陵王萧纪僚属,并为新繁(治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令,大同四年春,萧子暉随武陵王萧纪前往

① 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855—2857 页。

②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第 237 页。

③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103 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张载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16 页。

⑤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13 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第 3046 页。

⑦ 令狐德棻《周书·萧撝传》,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751—752 页。

⑧ 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下》、《元帝纪》,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82、88、127 页。

⑨ 姚思廉《梁书·萧子暉传》,第 516 页。

益州,是诗约作于在益州时的某个春季陪武陵王游春时应教作,具体时间未详。

2. 犍为郡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分巴郡、广汉郡并合夜郎国旧地立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分东部立牂牁郡,东汉永初元年(107)又分西南地区立犍为属国,后来犍为郡最东部地区(即贵州省遵义市之道真县、正安县、桐梓县等)归巴郡,今自贡、泸州一带立江阳郡。故此后犍为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四川省辖宜宾市、乐山市、眉山市、资阳市之大部,以及内江市西部(资中县、威远县等)、自贡市西部(荣县等)、成都市之简阳市等。初治犍县(今贵州遵义市西),析出牂牁郡后犍县属焉。犍为郡后移治犍道(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南)。立犍为属国后,移治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东)。现可知诗歌创作地主要在犍道一带。

(1) 汉代

无名氏《费贻歌》。犍为郡南安(治今四川省乐山市)人费贻,字奉君,不仕公孙述,述破,建武间为合浦太守(治合浦县,今广西合浦县东北),蜀中歌之曰:“节义至仁费奉君,不仕乱世(不)避恶君。”^①

(2) 隋代

史万岁《石城山》。《隋书·史万岁传》载:“南宁夷鬻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遣使驰奏,请将玩入朝,诏许之。”^②石城山,即《輿地纪胜》所记之石门:“叙州古犍道,枕大江,州虽小,而实当舟车之冲,冠盖往来相望。史公亮《宜宾县谯楼记》。州西南负山濒江,地险势阻。张鼎《修忠利庙记》。淡烟乔木,平远如画,历历晚照中者,荔枝洲渚,徐甘渡头也。萦带曲折,渺渺互映者,赤崖之湄,远水之明也。巘岈嵒峯,错愕献状者,夷徼远山之青也。宇文绍彭《胜绝楼记》。其土静而有文,其民朴而易治。然夷、汉杂处,蓬户茅檐,髻髻诡服,顿足拊掌,而歌呜呼。并李宗丞《园记》。四序景物异态,山光水色,晦明如一。王默《智乐亭记》。卷帘白水,隐几青山。《胜绝楼记》。诸葛亮五月渡泸,即此水之上流也。《寰宇记》:马湖江下。叙之石门,乃隋史万岁南征之道。韦南康赞。”^③史万岁征南宁夷路过诸葛亮纪功碑,而诸葛亮渡泸之地与石城山(即《輿地纪胜》中之石门)同在犍道(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南),梁武帝大同十年以犍道为治所置戎州,隋时依然称戎州,上文所引《輿地纪胜》中之叙州为北宋政和间改戎州所置,依然治今宜宾市。此地是今四川进入云南的咽喉,诗云:“石城峻谁开辟,更鼓梧闻风落石。界天自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④正因为石城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是“镇压西南天半壁”,可见史万岁诗中之石城山正指今宜宾之石城山。“(开皇十七年,597)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羌,平之”^⑤,则该诗作于开皇十七年(597)春伐南宁夷经过石城山时。

3. 永昌郡

永平十二年(69)分益州西南部置永昌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辖怒江州、大理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等大部,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东北)。可考者有汉无名氏《通博南山》^⑥。

无名氏《通博南山》。《后汉书·西南夷传》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⑦大约作于永平十二年后。

①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775页。

② 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5—1356页。

③ 王象之著、李勇先校点《輿地纪胜·叙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6页。

④ 冯惟讷《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8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51页。

⑥ 西晋泰始七年(271)析益州南部置宁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大部,贵州省西部一小部分(普安县、晴隆县、兴义市等),以及广西西部一小部分(隆林县、西林县、田林县、那坡县等)等,治滇池县(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北)。但现可知永昌郡诗作于汉代,是时还无宁州,故此处姑且依照汉代的政区实际,将永昌郡置于益州下。

⑦ 范曄《后汉书》,第2849页。

二 巴地诗考

(一) 梁州

西晋泰始二年,分益州东部置梁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以及四川省沱江以东地区,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沱江一线大致正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分界线。

1. 巴郡

秦惠文王时置巴郡,辖境相当于今重庆市大部(不包括东部之巫山县以及东南之黔江区、彭水县、酉阳县、秀水县等),四川省东部(巴中、南充、泸州一线以东),治江州县(今重庆市江北区)。汉高祖六年(前201)分蜀郡、巴郡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又分巴郡、广汉郡置犍为郡,此后又陆续从东部分出巴东郡、巴西郡等,到西晋时巴郡只剩下原来的南部地区,即今重庆市中西部地区(即不包括梁平区以东地区和东南部之石柱县、武隆区、彭水县、黔江区、酉阳县),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贵州省遵义市之道真县、正安县、桐梓县等。目前有可考诗歌有汉诗14首。

无名氏《巴东歌》四首。《华阳国志·巴志·总叙》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其好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賸、苴、共、奴、獯、夷、蛮之蛮。”^①该歌诗叙述巴地之风俗民情。

无名氏《咏谯君黄》。谯玄,字君黄。《华阳国志·巴志·总叙》:“巴郡谯君黄仕成,哀之世,为谏(议)大夫,数进忠言。后违避王莽,又不事公孙述。述怒,遣使赍药酒以惧之。君黄笑曰:‘吾不省药乎!’其子瑛纳钱八百万得免。国人作诗曰:‘肃肃清节士,执德寔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②《后汉书·谯玄传》:“时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学业,(谯)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美之,策诏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还玄家钱。”^③公孙述建武元年(25)称帝于蜀,建武十二年为汉所灭,谯玄拒仕公孙述,公孙述赐以药酒,其子纳钱八百万得免,此后谯玄居乡里,建武十一年卒。谯玄去世第二年即建武十二年,汉即平定蜀地,大约在光武褒美谯玄后,巴郡人作诗颂谯玄。据诗“没世遗令声”,当作于谯玄卒后。

无名氏《陈纪山歌》。巴郡人颂美陈禅之诗。陈禅,字纪山,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东汉司隶校尉。《华阳国志·巴志·总叙》云:“巴郡陈纪山为汉司隶校尉,严明正直。西虏献眩王庭,试之,分公卿以为嬉,纪山独不视。京师称之。巴人歌曰:‘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奸轨僻乎远,理义协乎民。’”^④此事在永宁元年(120)^⑤,则是诗作于是年。

无名氏《巴郡谣》。汉安帝时(107—125),巴郡人作诗讽太守失道。《华阳国志·巴志·总叙》:“汉安帝时,巴郡太守连失道,国人风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亲。’”^⑥

无名氏《吴资歌》。外地人任巴郡太守有善政者,巴郡人亦颂之。《华阳国志·巴志·总叙》:“永建中(126—131),泰山吴资元约为郡守,屡获丰年。民歌之曰:‘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及资迁去,民人思慕,又曰:‘望远忽不见,惆怅尝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⑦

无名氏《刺李盛》。外地人任巴郡太守,为政不善者,巴人亦讽之。《华阳国志·巴志·总叙》:“孝桓帝时

①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8页。

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39—40页。

③范曄《后汉书》,第2668页。

④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0页。

⑤范曄《后汉书·陈禅传》,第1685页。

⑥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1页。

⑦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3页。

(147—167),河南李盛仲和为郡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①

应承《严王思歌》。对于巴郡人在外任职有善政者,郡守亦自豪而作诗颂之。《华阳国志·巴志·总叙》:“巴郡严王思为扬州刺史,惠爱在民。每当迁官,吏民塞路攀辕,诏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丧考妣。义送者赏钱百万,欲以贍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义崇不忍持还,乃散以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应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诗曰:‘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应承,字季先,汉冲帝、质帝时为巴郡太守^②。《华阳国志》卷一二《士女目录》:“扬州刺史严遵,字王思”,注云“阆中人也”。“徐州牧严羽,字子翼”,注云“王思子也”^③。义送者指送严遵灵柩回乡者,则严遵葬于故乡巴郡阆中。据《后汉书·种暠传》:“(顺帝末)出为益州刺史。(种)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④又,永嘉元年(145)种暠与巴郡太守应承为梁冀所陷而免官事^⑤,则种暠大约汉安至永嘉间(142—145)间任益州刺史,应承此期间任巴郡太守,是诗即此期间作于巴郡。作该诗时巴郡尚未一分为三。

无名氏《李翊夫人碑叹》。熹平二年(173),广汉属国侯李翊卒,时人为其立碑于巴郡宕渠县东南(今四川渠县),又为其夫人臧氏立碑即《李翊夫人碑》^⑥。李翊夫人碑文有诗:“阴阳分兮钟律滋,星月列兮有四时。神宓设兮万姓熹,寿十二兮九九期。五三末兮衰在姬,秋发兮春华殆。周公九兮成称灾,靡黄发兮盖夭胎。世有皇兮气所裁,赴鸿渊兮逝不来。凤延颈兮泣交颐,鹳雏悲兮涕陨零。寐耿耿兮摧伤情,彼苍天兮愬神灵。忉切剥兮年不荣,兰茝亡兮丧芝英。谁不切兮作哀声,畴匹号兮鸣莺莺。杞之至兮感动城,陟四极兮升天庭。曰司命兮致不平,飞蜂蛰兮害仁良。魂魄孤兮独茕茕,陈杓祠兮返所生。幽不见兮存厥刑,嗟日遐兮适宵窅。”^⑦以骚体诗表达对李翊夫人臧氏的哀悼。东汉永初二年在广汉郡北部置广汉属国(治阴平道,今甘肃文县西北),至建安二十年(215)改称阴平郡^⑧。此后不得称广汉属国,故李夫人碑当作于此。立碑于宕渠县一带,则李翊或为此地人。

无名氏《伤三贞》。巴郡人受儒学影响,作诗颂妇德。《华阳国志·巴志·总叙》:“永初中,广汉、汉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马妙祈妻义、王元愤妻姬、赵蔓君妻华,夙丧夫,执共姜之节,守一醮之礼,号曰‘三贞’。遭乱兵迫匿,惧见拘辱,三人同时自沉于西汉水而没死。有黄鸟鸣其亡处,徘徊焉。国人伤之,乃作诗曰:‘关关黄鸟,爰集于树。窈窕淑女,是绣是黼。惟彼绣黼,其心匪石。嗟尔临川,邈不可获。’”^⑨《太平御览》卷四四一引《益部耆旧传》记此事在中平五年(188)黄巾军攻入阆中城时^⑩。刘琳谓“永初中羌人起义似未至阆中;而中平五年马相、赵祗等领导的益州黄巾军曾攻破巴西一带”^⑪。则此事当在是年,是诗约即作于中平五年。

无名氏《思治诗》。东汉末年政衰,蜀国亦乱,巴人思治而作诗:“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⑫

2.巴东郡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分巴郡东部置巴东郡,建安六年(201)从巴东郡南部分出巴东属国(蜀汉时改为涪

①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3页。

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0页。

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924页。

④范曄《后汉书》,第1827页。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第1704页。

⑥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43—144页。

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8页。

⑧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21页。

⑨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1—42页。

⑩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30页。

⑪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2页。

⑫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4页。

陵郡)。此后巴东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之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巫溪县等,治鱼复(今重庆奉节县东,蜀汉时称永安)。可考诗歌有晋代无名氏《淫(滢)预歌》和无名氏《巴东三峡歌》。

无名氏《淫(滢)预歌》。《古诗纪》卷五三录有《淫豫歌》:“滢预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滢预大如牛,瞿唐不可流。淫预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滢预大如幞,瞿唐不可触。金沙浮转多,桂浦忌经过。”题下曰:“《古今乐录》曰:‘晋宋以后,有淫豫歌。’郦道元《水经注》曰:‘白帝山城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淫豫石。水冬出二十馀丈,夏则没,亦有裁出焉。江水东径广溪峡,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牛二滩,夏水回复,沿溯所忌。’《国史补》曰:‘蜀之三峡,最号峻急,四月五月尤险,故行者歌之。’淫或作滢,豫或作预。”^①则《淫(滢)预歌》诗约作于瞿塘峡一带。

无名氏《巴东三峡歌》。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②又,《艺文类聚》卷九五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云:“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③上引四句意思连贯,且类似民歌中的重章复沓,约为同一首歌,只是《水经注》和《宜都山川记》分别记录了其中两句。郦道元为北魏人,袁山松为东晋人,《巴东三峡歌》最晚作于晋代。

三 结语

现可知巴蜀诗约32首(现存约24首),蜀郡15首(现存7首)^④,犍为郡2首(现存),永昌郡1首(现存),巴郡12首(现存),巴东郡2首(现存)。汉代18首(现存),晋代3首(现存),十六国7首(皆佚),梁代3首(现存2首),隋代1首(现存)。蜀郡、巴郡是巴蜀较早开发的地区,巴蜀诗歌创作重心正与文化中心相合。汉代蜀地就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文士,巴地有成熟五言诗民歌,造就汉代巴蜀文学一度兴盛,晋时大诗人张载随父至蜀,对蜀地诗歌创作复苏有一定贡献,此后巴蜀诗歌创作渐趋衰落。萧纪据蜀,君臣唱和,蜀地诗歌一度短暂繁荣。

现可知的巴蜀诗,蜀地(蜀郡、犍为郡、永昌郡)10首诗中,杂言2首,五言3首,七言1首,三言1首,四言3首。巴地(巴郡、巴东郡)14首诗中,五言5首,四言7首,骚体1首,七言1首。24首诗中有16首为无名氏所作,蜀文化区3首,巴文化区12首。现可知在巴蜀作诗者有张载、龚壮、萧纪、萧撝、萧子暉、史万岁等,其中龚壮为巴蜀本土文士。这16首诗中13首作于汉代,五言诗源于民间,东汉时文人五言诗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是时巴郡已有4首五言诗,其中2首四句、1首六句、1首十二句,皆隔句押韵,有3首押平声韵(这是后代新体诗律诗的主要押韵形式),可见是时巴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且这些无名氏诗歌基本是当地人所为,虽然现可知在蜀地作诗者不多,但透过这些无名氏诗歌,可以想见,蜀地本土诗人还是不少的。与同时代其他较边远的地区(如江南、岭南等地)相比,巴郡五言诗还是要多些,可见当时巴郡本土诗歌尤其是新兴的五言诗的创作已初具规模。这当然与巴蜀诗幸有《华阳国志》记录下来亦有关,但就现在的文献而言,研究汉代五言诗,巴蜀确实是中原之外另一值得关注的地区。

蜀郡民为廉范所作杂言歌、永昌郡无名氏三言《通博南歌》等,大约是蜀地现在可知较早的歌谣,则蜀地的歌谣亦以杂言或三言诗起源。巴蜀无名氏五言歌诗中还有好用叠词的特点,如“肃肃清节士”(《咏谯君黄》)、“习习晨风动”(《吴资歌》),更有全诗句句用叠词如《思治诗》:“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四句皆用叠词,读来朗朗上口,生动表达了巴人对治世的期盼。使用叠词本是民歌的特色之一,有效增强了诗歌的灵动性和韵律感、音乐美。这是巴蜀民歌对增强五言诗表现力的有益尝试。蜀地四面环山,相对封闭,但今存汉代蜀地诗歌多为颂美或讽刺太守等蜀地官员之作,表达儒家对贤能之政的向往,这

① 冯惟讷《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3页。

②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0页。

③ 欧阳询撰、汪绍楹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2页。

④ 《玉台新咏》卷九录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序云:“司马相如游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于壁间窥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吴冠文等《玉台新咏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但言司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未言有《琴歌》(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0页)。今所见文献,《玉台新咏》较早收入《琴歌》,故此二首是否为司马相如所作,学界颇疑之,如逯钦立先生即以为该诗为两汉琴工假托为之(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页)。因颇有疑问,故此处姑且不将《琴歌》列入蜀地诗。

大约与文翁在蜀地兴学重教传播儒家思想有关。而这些表达颂美等庄重题材,一般多以四言为之,而巴蜀之人却尝试以起于街陌谣讴、一般多为乐府民歌多采用、多抒发私人情感的五言诗为之。这种将五言诗与庄严题材结合的试验,对于扩大五言诗的表现范围、提升五言诗的地位有重要意义,而在五言诗史上对这些汉代巴蜀五言诗的关注还较少。南朝时期现在可知巴蜀诗中 new 体诗仅 1 首,大约巴蜀地理上较封闭,新兴的新体诗在巴蜀的传播比较慢。

巴蜀诗中还有些描绘巴蜀之景的作品。描写蜀地之景的,如张载《登成都白菟楼》:“重城结曲阿,飞宇起层楼。累栋出云表,峤蘖临太虚。高轩启朱扉,回望畅八隅。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蹲鸱蔽地生,原隰殖嘉蔬。虽遇尧汤世,民食恒有馀。郁郁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借问扬子宅,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饌逾蟹螯。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①诗中铺叙成都白菟楼之高峻,成都平原之富庶,成都城之繁华,并用司马相如、卓文君、扬雄等蜀地人物的典故,诗末表达了对蜀地的留恋,是现在可知较早描写成都城、蜀地风物人事的诗作。萧撝《和(梁)武陵王〈遥望道馆〉》:“神流精阙,仙居紫翠房。今有寻真地,迢迢丽通庄。九柱含虬重,三台饰夜光。金辉碧海桃,玉笈紫书方。拂筵青鸟集,吹箫白凤翔。履归堪是燕,石在詎非羊。烟霞四照蕊,风月五名香。于兹喜临眺,愿得假霓裳。”^②蜀地道教兴盛,严君平著《老子指归》阐发老子之义,张道陵在蜀中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西)修道,创立天师道,梁武陵王萧纪入蜀,亦多少受到道教文化影响,萧撝和诗中用五古的铺叙手法,详绘道馆,并具有仙道神秘色彩。想来萧纪《遥望道馆》亦有此特点。史万岁《石城山》:“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悟闻风落石。界天自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③对后世诗歌描写巴蜀之险峻有一定启发。叙及巴地之景的,如无名氏《淫(滢)预歌》,描绘了三峡景象。

总之,巴蜀地区虽然现可知诗歌数不多,地区亦相对偏远,但在提升五言诗的表现力,拓展五言诗的表现范围,提升五言诗的品质,推动山水写景诗的发展等有一定的贡献,在汉晋南北朝诗史和诗歌地理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Textual Research on Bashu Poems of the Han, Jin and Six Dynasties

Lu Lu

(Henan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Exil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Bashu area is divided into Ba and Shu, where Shujun and Bajun are the centers of poetry cre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appeared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Sima Xiangru in Bashu, and the five-character style was used proficiently in folk songs. Among recorded poems, there are more than 30 poems from the Bashu area during the Han, Jin and Six Dynasties.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Bashu poems can provide some basis for the study on Bashu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geography.

Key words: Han, Jin and Six Dynasties; Bashu; poems; literary geography

[责任编辑:唐 普]

①冯惟讷《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9 册,第 318 页。

②欧阳询撰、汪绍楹点校《艺文类聚》,第 1337 页。

③冯惟讷《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80 册,第 458 页。